山靜居畫論

山静居畫論上

石門　方薰　撰

古者圖史彰治亂名德垂丹青後之繪事雖不逮古然昔人所謂賢哲寄興殆非庸俗能辨故公壽多文曉畫摩詰前身畫師元潤悟筆意於六書僧繇參畫理於筆陣戴逵寫南都一賦范宣歎爲有益大年少腹笥數卷山谷笑其無文又謂畫格與文同一關紐洵詩文書畫相爲表裏者矣

畫法古人各有所得之妙目擊而道存者非可以言傳

也謝赫始有六法之名六法迺畫之大凡耳故談畫者必自六法論

六法是作畫之榘彠且古畫未有不具此六法者至其神明變化則古人各有所得學者精究六法自然各造其妙

昔人謂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後先未可概論之也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生知者殊途同歸

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

氣韻生動爲第一義然必以氣爲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間韻自生動矣杜老云元氣淋漓幛猶溼是即氣韻生動

氣韻有筆墨間兩種墨中氣韻人多會得筆端氣韻世每鮮知所以六要中又有氣韻兼力也人見墨汁淹漬輒呼氣韻何異劉實在石家如廁便謂走入內室

荊浩曰吳生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或曰石分三面即是筆亦是墨僕謂匠心渲染用墨太工雖得三面之石非雅人能事子久所謂甜邪熟賴是也筆墨間尤須

辨得雅俗

書畫至神妙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無他熟而已矣或曰有書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又有作熟還生之論如何僕曰此恐熟入俗耳然入於俗而不自知者其人見本庸下何足與言書畫僕所謂熟字乃張伯英草書精熟池水盡墨杜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熟字

古人不作手跡猶存當想其未畫時如何胃次寥廓欲畫時如何解衣磅礴既畫時如何經營慘淡如何縱橫揮洒如何潑墨設色必神會心謀捉筆時張吳董巨如

在上下左右

畫有初觀平澹久視神明者為上乘有入眼似佳轉視無意者吳生觀僧繇畫諦視之再乃三宿不去庸眼自莫辨

讀老杜入峽諸詩奇思百出便是吳生王宰蜀中山水圖自來題畫詩亦惟此老使筆如畫人謂摩詰詩中有畫未免一丘一壑耳

東坡曰看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晁以道云畫寫物外形要於形不改特為坡老下一轉語

歐陽子曰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僕謂取法於繩墨者人無不見其工拙寄意於毫素者非高懷絕識不能得其妙故賢者操筆便有曲高和寡之歎

陳普云顧愷之善畫而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以爲顛此二人所以精於書畫僕曰後惟米元章委心書畫而以癡顛兼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叟之謂也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朱迪作畫先以絹素

張敗壁取其隱顯凹凸之勢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漬縑綃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綃素再次就其痕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說法者也如楊惠郭熙之塑畫又在筆墨外求之

東坡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而已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許便倦僕曰以馬喻固不在鞭策皮毛也然捨鞭策皮毛幷無馬矣所謂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

聞耳世有伯樂而後有名馬亦豈不然耶

或問僕畫法僕曰畫有法畫無定法無難易無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疎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此爲行家說法不爲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

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筆墨之妙畫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畫意在筆先杜陵謂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非用筆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在畫時意象經營先具胷中丘壑落筆自然神速

用筆亦無定法隨人所向而習之久久精熟便能變化古人自出手眼

始入手須專宗一家得之心而應之手然後旁通曲引以知其變泛濫諸家以資我用實須心手相忘不知是我還是古人

凡作畫者多究心筆墨而於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丘壑生發不已時出新意別開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立意佈局新警乃佳不然綴辭徒工不過陳言而已沈灝謂近日畫少丘壑人皆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溼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

出無不到卻是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

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卽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

功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工拙一致荆關董巨顧陸張吳便爲一家眷屬實須三昧在手方離法度

畫法須辨得高下高下之際得失在焉甜熟不是自然佻巧不是生動浮弱不是工致鹵莽不是蒼老拙劣不是高古醜怪不是神奇

畫不尚形似須作活語參解如冠不可巾衣不可裳履

不可矯亭不可堂牖不可戸此物理所定而不可相假者古人謂不尙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務肖其神明也時多高自位置弊屣古法隨手塗抹便誇士家氣象無怪畫法不明矣如朝暮晦明春秋榮落山容水色與時移易良工苦心消息造物渲染烘托得之古法槩可廢乎張詢繪三時風景子久寫屢變山容皆經營慘淡爲之非漫然泚筆而能神妙也

今人每尙畫稟俗手臨摹率無筆意往往在徐丈塾夫家見舊人粉本一束筆法頓挫如未了畫却奕奕有神氣

昔王繹觀宣紹間粉本多草草不經意別有自然之妙便見古人存稾未嘗不存其法非似近日只描其腔子耳

畫稾謂粉本者古人於墨稾上加描粉筆用時撲入縑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今畫手多不知此義惟女紅刺繡上樣尚用此法不知是古畫法也

今人作畫用柳木炭起稾謂之朽筆古有九朽一罷之法葢用土筆為之以白色土淘澄之裹作筆頭用時可逐次改易數至九而朽定乃以淡墨就痕描出拂去土

跡故曰一罷

作畫用朽古人有用有不用大都工緻爲圖用之點簇寫意可不用朽今人每以不施朽筆爲能事亦無謂也畫之妍醜豈在朽不朽乎

臨摹古畫先須會得古人精神命脈處玩味思索心有所得落筆摹之摹之再四便見逐次改觀之效若徒以彷彿爲之則掩卷輒忘雖終月摹彷與古人全無相涉

摹仿古人始乃惟恐不似既乃惟恐太似不似則未盡其法太似則不爲我法法我相忘平淡天然所謂擯落

筌蹄方窮至理

用墨無他惟在潔淨潔淨自能活潑陟筆高妙存乎其人姜白石曰人品不高落墨無法

墨法濃淡精神變化飛動而已一圖之間青黃紫翠靄然氣韻昔人云墨有五色者也

作畫自淡至濃次第增添固是常法然古人畫有起手落筆隨濃隨淡成之有全圖用淡墨而樹頭坡腳忽作焦墨數筆覺異樣神彩

繪事必得好筆好墨佳硯佳楮素方臻畫者之妙五者

楮素尤屬相關一不稱手雖起古人爲之亦不能妙書譜亦云紙墨不稱一乖也

作畫不能靜非畫者有不靜殆畫少靜境耳古人筆下無繁簡對之穆然思之悠然而神往者畫靜也畫靜對畫者一念不設矣

用墨濃不可癡鈍淡不可糢糊溼不可溷濁燥不可澀滯要使精神虛實俱到

畫論云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注治賦色也後世繪事推吳人最擅他方爰仿習之故鑑家有吳裝之稱

古人摹畫亦如摹書用宣紙法蠟之以供摹寫唐時摹畫謂之搨畫一如閣帖有官搨本

畫分南北兩宗亦本禪宗南頓北漸之義頓者根於性漸者成於行也

畫樹之法無論四時榮落畫一樹須高下疎密點筆密於上必疎於下疎其左必密其右一樹得參差之勢兩樹交插自然有致至數樹滿林亦成好位置

畫樹四圍滿雖好只一面畫樹虛實之四面有形勢

凡寫樹無論遠近大小兩邊交接處用筆模糊不得交

接處用筆神彩精綻自分彼此

畫樹無他訣在形勢位置相宜而已昔柘湖僧出畫樹一卷自一樹至數樹皆以畫法識之僕謂此死法矣即以一樹論形勢各有不同何論多樹卷中樹法雖善如其勢一圖再圖可乎若形勢既得位置變化隨處生發得宜則妙矣

點葉隨濃隨淡一氣落筆一氣落筆覺氣和潤有神妙自生動

董思翁云北苑畫雜樹但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

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

董思翁云畫樹必使株榦自上至下處處曲折一樹之間不使一直筆

畫樹只須虛實取勢頓挫涉筆應直處不可屈應屈處不可直法以巧拙參用乃得之

點葉尤須手熟有勻整處有灑落處用筆時在收放得宜

枯樹有垂枝仰枝仰爲鹿角垂爲蟹爪李成范寬多作仰枝郭熙李唐多作垂枝後人率變通爲之

畫家以用筆爲難不知用墨尤不易營丘畫樹法多漬墨濃厚狀如削鐵畫松欲凄然生陰倪迂無惜墨稱畫皆墨華淡泊氣韻自足

昔人謂畫叢樹必插枯枝以疎通之意爲林木塞實不疎通不易佈景也然畫叢樹亦必須有交插疎密之勢山溪邨落亦易於隱顯出之

畫柳不論疎密用筆不論柔勁只要自然自然之妙得之熟習無他祕也世人畫柳知難於枝條不知勢在株榦發株出榦不宜勻整要虛實參差爲之尤宜隨株出

幹隨幹發條次第添補宜多宜少以勢度之方得其妙

畫松杉檜柏立勢大約相類枝皮用筆不同耳涉筆須要有拙處有巧處若一味屈曲蟠旋取勢便入俗格當思巧以取奇拙以入古

畫松古人立勢率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爲尚發枝亦須上下虛實得宜去樹勢有虛實襯樹隨處生發位置

古人畫圖松柏多者皆取平正之勢以林閒可佈屋宇橋亭曲折位置也如作離奇盤曲之勢者只可傍以奇石俯以湍流而已

松鍼法不一總須似亂非亂筆力爽朗為妙不難於刻畫分明也

昔人謂二米法用濃墨淡墨焦墨盡得之矣僕曰直須一氣落墨一氣放筆濃處淡處隨筆所之溼處乾處隨勢取象為雲為煙在有無之間乃臻其妙

畫石則大小磊疊山則絡脈分支而後皴之也疊石分山在周邊一筆謂之鉤勒鉤勒之則一石一山之勢定一石一山妍醜亦隨勢而定故古人畫石用意鉤勒皴法次之鉤勒之法一頓一挫一轉一折而方圓棱角之

勢縱橫離合之法盡得之矣古人畫石有鉤勒而不設
皴者
巨壑之妙鉤勒之妙也無巨壑則不得鉤勒之法
皴之爲法無濃淡疎密筆到意足而已有濃密而筆意
未足疎淡而已足者
皴法如荷葉解索劈斧卷雲雨點破網折帶亂柴亂麻
鬼面米點諸法皆從麻皮皴法化來故入手必自麻皮
皴始
趙松雪王叔明間作鉤勒一法如飛帛書者虛中取實

以勢爲之本自唐人青綠法陳道復之不耐皴即此意也

皴之有濃淡繁簡溼燥等筆法各宜合度如皴濃筆宜分明淡筆宜骨力繁筆宜檢靜簡筆宜沈著溼筆宜爽朗燥筆宜潤澤（即六要中無墨求染之意）

皴法一圖之中亦須在虛實淺筆有稠密實落處有取勢處引處有意到筆不到處乃妙

陸探微見大令聯緜書悟其筆意作一筆畫宗少文亦善爲之僕見黃鶴山人山水樹石房屋一筆出之氣勢

貫串有奇古疏落之致未識宗陸之筆復作何等觀

青綠山水異乎淺色落墨務須骨氣爽朗骨氣既淨施之青綠山容嵐氣靄如也宋人青綠多重設元明人皆用標青頭綠此亦唐法耳近世惟圓照石谷擅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悟三十年乃妙

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姸麗

畫雲不得似水畫水不得似雲此理最微入手工程不

可忽之也會得此理後乃不問雲耶水耶筆之所之意以為雲則雲矣意以為水則水矣

畫雲人皆知烘熳為之鉤勒為之粉渲為之而已古人有不著筆處空濛靉靆蓬勃之為妙也張彥遠以謂畫雲多未得臻妙若能沾溼綃素點綴輕粉從口吹之謂之吹雲陳惟寅與王蒙斟酌畫岱宗密雪圖雪處以粉筆夾小竹弓彈之得飛舞之態僕會以意為之頗有別致然後知筆墨之外又有吹雲彈雪之妙

古畫中樓觀臺殿塔院房廊位置折落刻意紆曲却自

古雖令人屋宇平鋪直界數椽便難安頓古今人畫氣象自別試從屋宇樓觀看知大縣絕處

古畫有全不點苔者有以苔爲皴者疎點密點尖點圓點橫點竪點及介葉水藻點之類各有相宜當斟酌用之未可率意也

山水中點苔鉤草即山水之眉目也往往畫有由點苔鉤草爲妍醜者

畫人物必先習古冠服儀仗器具隨代更易製度不同情態非一雖時手傳摹不足法也

寫古人面貌定有所本卽隨意爲圖思有不凡之格寧樸野而不得有庸俗狀寧寒乞而不得有市井相眉目鼻孔用筆虛實取法實如錐劃刀勒虛如雲影水痕

古畫圖意在勸戒故美惡之狀畢彰危坦之景動色也後世惟供珍玩古格漸亾然畫人物不於此用意未得其道耳

古畫人物狀貌部位與後世用意不同不奇而偉不麗而妍別具格法

古畫面部用粉染其陽位腮鼻顴頷等處赭染其陰位故神氣突兀

衣褶紋如吳生之蘭葉紋衞洽之顫筆紋周昉之鐵線紋李公麟之游絲紋各極其致用筆不過虛實轉折爲法熟習參悟之自能變化生動昔人云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可想見矣

衣褶紋當以畫石鉤勒筆意參之多筆不覺其繁少筆不覺其簡皴石貴乎似亂非亂衣紋亦以此意爲妙曾見海昌陳氏陸探微天王衣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郄

是一筆出之氣勢不斷後世無此手筆

道子悟筆法于裴將軍舞劒益其雄驁古今畫家宗法之亦如山水之董源書法之羲之皆以平正爲法者也

世以水墨畫爲白描古謂之白畫袁蒨有白畫天女東晉高僧像展子虔有白畫王世充像宗少文有白畫孔門弟子像

人物古多重設色惟道子有淺絳標青一法宋元及明人多宗之其法讓落墨處以色染之覺風韻高妙

古人畫人物亦多畫外用意以意運法故畫具高致後

人專工於法意爲法窘故畫成俗格

點簇畫始於唐韋偃偃常以逸筆點簇鞍馬人物山水雲煙千變萬態或騰或倚或翹或跂其小者頭一點尾一抹而已山水以墨斡水以手擦之曲盡其妙宋石恪寫意人物頭面手足衣紋捉筆隨手成之武岳作武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倚大抵皆如狂草書法也

畫法不同宗支甚廣近如董巨高米倪黃吳王文沈之支流人猶相識至其源遠如張曹顧陸之派即不能識甚而荊關李范之直下亦不相認不相認亦無妨礙但

不可爲元明家法嗣而抵呵遠宗爲不類者

近代學元四家者猶有通家之誼一遇別宗支屬便以面目相校雌黃口舌不知本宗之源亦從彼來者不但論畫詩亦如此此種見解所謂孤陋寡聞也

畫家有未必知畫不能畫者每知畫理自古有之故嘗有畫者之意題者發之如蒙莊之形容畫史非深知畫者不能道

寫意畫最易入作家氣凡紛披大筆先須格于雅正靜氣運神毋使力出鋒鍔有霸悍之氣若即若離毋拘繩

墨有俗惡之目

運筆蕭灑法在挑剔頓挫大筆細筆畫皆如此俗謂之鬆動然須辯得一種是蕭灑一種是習氣

點筆花以氣機爲主或墨或色隨機著筆意足而已乃得生動不可膠於形迹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生相馬九方臯又不獨畫楳也

設色不以深淺爲難難於彩色相和和則神氣生動不則形迹宛然畫無生氣

畫後塗遠山最要得勢有畫已佳以遠山失勢而通幅

之勢爲之不振有畫全以遠山作主者不可不知

曾見宋院模本僧繇畫設色深厚如器上鑲嵌畫多深沉渾穆之氣固於筆中亦可想見僧繇畫法矣

作畫論畫可伸己意看畫獨不可參己意若參己意論之則古人有多少高于己處先見不到

畫不可皮相凡看畫以其裝點髣髴某家卽呼眞蹟類多叔敖衣冠學者模得形似便已自奇另紙幾不成畫此皆平日只是皮相古人所致

雲霞盪胸襟花竹怡情性物本無心何與人事其所以

相感者必大有妙理畫家一丘一壑一草一花使望者息心攬者動色乃爲極搆

藝事必藉興會乃得淋漓盡致催租之罷時或憾之然無聊落寞之境以攄其懷以寄其意不爲無補程邈造隸于獄中史公著書于蠶室此又其大者也

陳衎云大凝論畫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輭熟之謂凡爲俗爲腐爲版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而且喜之自大凝拈出大是妙諦余謂不獨書畫一切人事皆不可甜惟人生晩境宜之

僕嘗爲友人題白石翁山水云每視人畫多信手隨意未嘗從古人甘苦中領略一分滋味石翁與董巨劉嶨皆幾萬打熬過來故筆無虛著機有神行得力處正是不費力處

法派不同各有妙詣作者往往以門戶起見互爲指摘識者陋之不知王黃同時彼此傾倒韓孟異體相與推崇惟其能知他人之工則己之所造也深矣

意造境生不容不巧爲屈折氣關體局須當出於自然故筆到而墨不必膠意在而法不必勝

逸品畫從能妙神三品脫屣而出故意簡神清空諸工力不知六法者烏能造此正如真仙古佛慈容道貌多自千修百刼得來方是真實相

孫位畫水於大同殿壁中夜有聲嘗謂言者故神其說及見石谷清濟貫河圖筆勢浩汗沙黃日薄一望彌漫畫水隨筆曲折卷去如聞奔騰澎湃聲發紙上傍觀朱生者移時色沮以手指曰前年舟過幾厄此處畏途逼人無那太似相與稱歎乃知前人神妙固不足怪也

畫境異乎詩境詩題中不關主意者一二字點過畫圖

中具名者必逐物措置惟詩有不能狀之類則畫能見之

子久富春山居一圖前後摹本何止什百要皆各得其妙惟董思翁模者絕不似而極似一如模本蘭亭序定武爲上

士人畫多卷軸氣人皆指筆墨生疏者言之不禁啞然葢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緻論在乎雅俗不然摩詰龍眠輩皆無卷軸矣

前人謂畫曰丹青蓋以丹青爲畫後世無論水墨淺色

皆名丹青已失其義至於專事水墨薄視金粉謬矣

詩文有眞僞書畫亦有眞僞不可不知眞者必有大作意發之性靈者僞作多襲括蹊逕全無內蘊三品畫外獨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書畫貴有奇氣不在形迹間倘奇此南宗義也故前人論書曰既追險絕復歸平正論畫曰山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反是則非畫

氣格要奇筆法須正氣格筆法皆正則易入平版氣格筆法皆奇則易入險惡前人所以有狂怪求理幽莽求筆之謂

畫凡命圖新者用筆當入古法圖名舊者用筆當出新意圖意奇奧當以平正之筆達之圖意平淡當以別趣設之所謂化臭腐爲神奇矣

畫法可學而得之畫意非學而有之者惟多書卷以發之廣聞見以廓之

童時聞先公於執友間緒論謂作詩要從古人想不到

處著想做不到處用力便非陳言作畫如法便無依樣胡盧之病又曰古人造一藝必先絕棄常見常見習聞最足蔽塞天性能名於後世者不博名於一時者也

寄舟禪師畫墨蘭頗自矜貴來主吾鄉之福嚴寺見先公畫壁卽過訪與論畫法謂阿師未離作家氣師曰居士參得松雪停雲似否先公曰正參得不似方似師便掀髯曰諾先公曾題師畫有紙上春風筆上開阿師多向道場栽佛前拈著無聲句香氣皆從墨氣來葢師作花葉先以淡筆尖醮濃墨爲之也

藝夫徐丈嘗語先公曰藝事凡假途古人馳策胸臆自據勝處不藉支吾使有得魚忘筌得兎忘蹄之妙先公亦曰時値清適境亦翛然騰觚翻墨使意處不但不多讓古人恐古人亦未必過此時或各出卷軸評賞或從事筆墨互相題跋題先公瓶菊圖曰酒已漉菊已折插之瓶中花增香酒增色題者畫者皆凝絕其胸次磊落可想

山靜居畫論上

山靜居畫論下

石門 方薰 撰

世以畫蔬果花草隨手點簇者謂之寫意細筆鉤染者謂之寫生以為意乃隨意為之生乃像生肖物不知古人寫生卽寫物之生意初非兩稱之也工細點簇畫法雖殊物理一也曹不興點墨類蠅孫仲謀以為眞蠅豈翅足不爽者乎亦意而已矣

寫生家宗尚黃荃徐熙趙昌三家法劉道醇嘗云荃神而不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惟熙耳後王弇州亦謂

陳道復妙而不眞陸叔平眞而不妙眞妙俱得惟周少谷耳

凡寫花朵須大小爲瓣大小爲瓣則花之偏側俛仰之態俱出寫花者往往不論梨楳桃杏一匀五瓣乃是一面花欲其生動不亦難歟

點花如荷葵牡丹芍藥芙蓉菊花花頭雖極工細不宜一匀疊瓣須要虛實偏反疊之如牡丹人皆上簇細瓣起樓下爲一匀大瓣朶朶一例便無生動之趣須不拘四面疎密簇疊參差取勢各呈花樣乃妙

寫花頭須要破碎玲瓏鉤葉點心須要精神圓綻便有活致

寫葉之法不在反正取巧貴乎全圖得勢發枝立榦亦同此法

鉤葉點心乃是全幅之眉目有搨葉點花平平而鉤點有法便爲改觀有搨葉點花已妙鉤點無法而敗之者不可不知

元張守忠墨花翎毛筆墨脫去窠臼自出新意眞神妙但得者石田常仿摹之設色絕少僕見其桃花小幀以

粉筆醮脂大小點瓣爲四五花藉畧發榦自右角斜拂而上旁綴小枝作一花一蕊合綠淺深搨葉襯花蕊之開點心鉤葉筆勁如錐轉折快利餘梗尺許更不作一花一葉風致高逸入徐氏之室矣

昔人云墮地之果易工於折枝之果折枝之果易工於林上之果郊野之蔬易工於水濱之蔬水濱之蔬易工於園圃之蔬僕以爲園圃乃種植之蔬無欹側偏反之致難工難於位置取勢耳至墮地之果無枝葉映帶亦何以取勢其說殆不可解

寫點簇花卉設色難於水墨雖法家作手點墨爲之成雅格設色每少合作

寫生無變化之妙一以粉本鉤落填色至衆手雷同畫之意趣安在不知前人粉本亦出自己手故易元吉於園中畜鳥獸伺其飲啄動止而隨態圖之趙昌每晨起遶闌諦玩其風枝露葉調色畫之陶雲湖閩某氏丁香盛開載筆就花寫之並有生動之妙所謂以造化爲師者也

畫墨花趁溼點心鉤葉最得古意雖設色點簇以墨點

心鉤葉自具妙理

設色花卉法須于墨花之法參之乃入妙唐宋多院體皆工細設色而少墨本元明之間遂多用墨之法風致絕俗然寫意而設色者尤難能

白石翁蔬果翎毛得元人法氣韻深厚筆力沈著白陽筆致超逸雖以石田爲師法而能自成其妙青藤筆力有餘刻意入古未免有放縱處然三家之外餘子落落矣

寫花卉翎毛草蟲古人工細妙不工細亦妙今人工細

便爾俗氣蓋筆墨外意猶未盡焉不思而學於畫亦無謂耳

點簇花果石田每用復筆青藤一筆出之石田多蘊蓄之致青藤擅跌蕩之趣

畫不用墨筆惟以彩色圖者謂之沒骨法山水起於王晉卿趙昇近代董思白多畫之花卉始於徐熙然宣和譜云畫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風神為古今之絕筆云云由此觀之沒恐墨之訛也或以謂熙孫崇嗣嘗畫芍藥芍

藥又名沒骨花究不知何義

設色花卉世多以薄施粉澤爲貴此妄也古畫皆重設粉粉筆從瓣尖染入一次未盡腴澤勻和再次補染足之故花頭圓綻不扁薄然後以脂自瓣根染出即脂汁亦由粉厚增色南田惲氏得此訣人多不察也

南田氏得徐家心印寫生一派有起衰之功其渲染點綴有蒿筆有逸筆故工細亦饒機趣點簇妙入精微矣

錢舜舉草蟲卷三尺許蜻蜓蟬蝶蜂蟎類皆點簇爲之物物逼肖其頭目翅足或圓或角或尖或破筆隨手

點抹有蠕蠕欲動之神觀者無不絕倒畫者初未嘗有意於破筆沁墨也筆破墨沁皆弊也乃反得其妙則畫法之變化實可參乎造物矣

黃荃畫多院體所作類皆章法莊重金粉陸離徐熙便有汀花野卉灑落自好者所謂黃家富貴徐家野逸也元明寫生家多宗黃要叔趙昌之法純以落墨見意鉤勒頓挫筆力圓勁設色妍靜舜舉若水後之冕叔平沚江各極其妙時人惟陳老蓮能之南田惲氏畫名海內人皆宗之然專工徐熙祖孫一派黃趙之法幾欲亾矣

邊鸞呂紀林良戴進純以宋院本爲法精工毫素魄力甚偉黃趙崔徐之作猶可想見後人專於尺幅爭能屏幛之作幾無氣色可輕視耶

東坡云世人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而未有以墨畫花者汴人尹白能之墨花之法其始於宋乎

惲氏點花粉筆帶脂點後復以染筆足之點染同用前人未傳此法是其獨造如菊花鳳仙山茶諸花脂丹皆從瓣頭染入亦與世人畫法異其枝葉雖寫意亦多以淺色作地深色讓主筋分染之主筋葉中一筆也

墨竹一派文石室爲初祖石室傳之東坡坡死不得其傳後三百年子昻夫婦及息齋李氏私淑文蘇復衍其法㨾道人繼之王友石夏仲昭歸文休魯孔孫皆墨君之的嗣也

畫竹無論工拙先須一掃釘頭鼠尾佻𠍁瑣屑之病務使節節葉葉交加爽朗肥瘠所不計也

攢三聚五蜩腹蛇蚹墨葉成竿東坡所謂竹自有也未嘗以爲畫法故執筆熟視熟視則意有此竹筆隨意之所之兎起鶻落而出之少縱則逝矣攢三聚五蜩腹蛇

附非畫法畫法在熟視少縱之閒

世謂畫竹不難於發竿而難於纍葉雖有是理然全幅位置妙在發竿竿發得勢纍葉亦有生法

婁江友人金懷璞家見坡老墨竹石根大小兩竿仰枝垂葉筆勢雄健豐氣深厚如其書法沈著痛快者也

朱君仲嘉攜其舅氏所藏梅道人墨竹卷來宋紙極堅韌畫爲四段每段竹不多而墨氣瀧瀧溢於筆外以題語位置畫境字勢似十七日帖放逸處類素師僕所見道人墨竹此爲翹楚

蒲石齋畫竹世不多見僕於朱文春橋處見一幅潰墨放筆氣深力厚篠少葉肥真得髯蘇風度蒲齋宜都人曾爲吳興太守其侍妾明霞亦解弄筆硯墓在湖州峴山下

東坡試院時興到以朱筆畫竹隨造自成妙理或謂竹色非朱則竹色亦非墨可代後世士人遂以爲法僕所見如文衡山唐六如孫雪居陳仲醇皆畫之此君譜中昔多墨綬今有衣緋矣

昔人云游戲亦有三昧東坡居士畫蟹瑣屑毛介曲隈

苾縷無不備具又畫應身彌勒像又摹陸探微獅子元章謂伯時法吳生神彩不高余乃取顧凱之格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與伯時論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又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後人朝學執筆夕已自誇爲得士人氣不求形似能無愧乎

指頭作畫起於唐張璪璪作畫或用退筆或以手摸絹素而成畢宏問璪所受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爲之驚歎閣筆王洽以首足濡染抹蹈後吳偉汪海雲輩淋漓恣意皆其遺法

志潔行芳者無賢不肖皆愛慕之雲林畫江東人家以有無爲雅俗其爲人蓋可想見矣

雲林大癡畫皆於平淡中見本領直使智者息心力者喪氣非巧思力索所能造

倪迂客畫正可匹陶靖節詩褚登善字皆洗空凡格獨運天倪不假造作而成者可爲藝林鼎足

昔人謂仲圭大有神氣子久特妙風格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横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僕嘗曰讀老迂詩畫令人無處著筆墨覺矜才使

氣一輩未免有慚德

茶香居士謂於六法中求雲林非深於畫者僕曰須會得六法中有老迂來處不然恐問途者不知雲林模範董煞從力行苦心得此自在面目

操一藝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絕一世之見棋花著圭書畫蘄志於古不爲習尚所移與盛子昭同里閈子昭遠近著聞求筆墨者踵接仲圭之門雀羅無問妻孥視其坎壈勸以治脂粉爲時妝仲圭莞爾曰汝曹毋大俗後百年吾名噪藝林子昭當人市肆身後士大夫杲賢

其爲人爭購其筆墨一軸可抵餅金子昭畫幾廢格不行

梅花和尚墨名儒行者居吾鄉之武塘蕭然寰堵飽則讀書饑則賣卜畫石室竹飲梅花泉一切富貴利達屏而去之與山水魚鳥相狎宏其書若畫無一點煙火氣

一峰老人純以北苑爲宗化身立法其畫氣清質實骨蒼神腴嘗遊虞山悟得筆法遂家焉日攜壺酒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之變藴于毫末出之楮素洵非俗工可能跂及

癡翁姓本霞舉早歲好與羽人道士遊辭世後有見其吹橫竹出秦關遂以爲蟬蛻不死故其筆墨工夫亦具九轉之妙實可與黃庭內外篇同玩味耳

人謂道人行吟每見古樹奇石即囊筆圖之然觀其平生所作無虬枝怪石蓋取其意而略其迹胸有爐椎者投之粹然自化不則彼古與奇格格不入非我有也

癡翁設色與墨氣融洽爲一渲染烘託妙奪化工其畫高峰絕壁往往鉤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氣韻自能深厚

黃鶴山人爲松雪外甥書畫之妙源于鷗波早歲精工

點染醋似其舅晚能一變蹊逕以董巨相參淋漓毫楮自成一家法馳騁海內遂分吳興一席

嘗謂操筆家往往急於博名譽汨沒天德乞靈時彥經營模擬毫而不倦古人風味畢生不知殊爲可惜僕見叔明畫甚多觀其前後用意始在求合於人旣乃力避其習每變而易之離趨波不得不放其出一頭地

高詹事題白陽山人畫後云宋元之蹟太半爲贋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僕亦嘗謂勝國諸賢承宋元之模範人皆自得眞詮遺毫剩墨所謂雖無老成尙

有典型也
張來儀徐幼文陳氏大小髯王友石輩筆墨不變元格
至沈臞樵姚公綬杜東原劉完菴諸老風骨超邁開沈
文之先一時吳下名作竝起毫素之妙奄有唐宋
石田老人筆墨似其爲人浩浩落落自得於中無假乎
外凡有所作實力虛神渾然有餘故僕以謂學石田先
須養其氣
六如原本劉李馬夏和以天倪資於書卷故法北宗者
多作家面目獨子畏起而北宗畫法有雅格

張夢晉風流醖藉子畏流輩筆法姸雅亦娣姒閒耳

衡山太史書畫擬香松雪筆法到格駸駸乎入吳興之室矣然自有淸和閒適之趣別徵逕庭亦由此老人品高潔所至

仇實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間少遜一籌然天賦不凡六法深詣用意之作實可奪伯駒龍眠之席

曾見實父畫孤山高士王獻移竹及臥雪煎茶諸圖類皆簫疎閒遠以意涉筆置之唐沈畫中幾莫能辨何嘗專事雕繢世惟少所見耳

衡山水墨南宮圖宋西陂贈高江邨物開卷墨氣渾淪
筆法精妙或曰神似董思白僕曰賢者皆知其大也
董思翁不耐作工畫而曰李趙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
後人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父王司農
麓臺平生惟嗜子久渾論墨法亦謂仇氏自有沈著痛
快處
唐居士楮畫洮筆用墨法極見意其合作實可越元望
宋人皆愛其畫未知其趣也
石翁風雨歸舟圖筆法荒率作迎風堤柳數條遠沙一

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處僕曰雨在畫處又在無畫處

陳道復煙林雲壑墨氣濃淡一筆出之妙有天機而不涉畫家蹊逕不獨能事寫生山水亦是宗家

古人一藝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為能雖有刻劃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為百世宗法董思翁於文沈門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畫豈不然

畫禪法自董巨倪黃能師其意而不逐其跡用墨之妙

尤爲獨詣隨手拈來氣韻生動

吾鄉墨林項氏不獨精於鑑古書畫亦刻意入古曾見其模閣本帖全局筆意不爽可謂翻身鳳凰爲王穉登太學寫百谷圖爲東禪寺僧寫梵林圖皴法設色可踵實父而攀六如至其墨花文石世皆知爲絕品文孫孔璋輩宜其能事筆硯矣

書畫自畫禪開堂說法以來海内翕然從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近來又以虞山婁江爲祖法亦復不參香光一二好古之徒孤行獨詣必皆

非笑之書畫之轉關要非人力能回者
吾浙自彝齋松雪梅道人後逸史竹懶墨林皆是正法
眼藏筆墨竅元鑒妙不愧前人
陳仲醇李長蘅古情逸思筆墨開張可殿畫禪一軍所
遜者畫禪特有醞釀耳惲道生邊幅稍窘然亦足以馳
驚二子閒
天池天賦卓絕書畫品詣特高狂猾處非其本色陳道
復於時自出機軸二家墨法有王洽米顛之風
道釋人物丁南羽有張吳心印神姿颯爽筆力偉然董

思翁巨眼人嘗謂三百年無此作手顏其室曰白毫菴

陳章侯崔子中皆出羣手筆落墨賦色精意毫髮僻古爭奇各出幽思子中人物外他畫少見章侯山水花卉類有平淡天然之作點染得元人遺意僻古是其所能亦其所短也

倪文正鴻寶筆墨有青藤白石之風細筆亦復古雋高越流輩曾見其疎林篠石題仿家雲林者中作墳壘瓦屋墨氣妙有元理別具雅構

徐俟齋黃端木之山水金耿菴楊補之之梅花孤高絕

俗眞士人畫也世皆以人重之是不知畫之妙蓋筆墨

亦由人品爲高下者

竹嬾道人畫仗其詩以發妙意可謂夙世詞客前身畫

師畫賸一編超超元箸

錢叔寶畫法古淡筆無點塵襟抱悠然畫外自見僕謂

罄室於畫眞窮而後工者

文氏子弟妙有淵源包山五湖酉室夷門諸子大都辦

香停雲各參其法而成一家風骨清超毋爲淺視

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

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

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畫故有由題而妙亦有題而敗者此又畫後之經營也

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宗奉常祖孫爲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一派爲法兩宗設教守內法嗣藩衍至今不變宗風

西廬麓臺皆瓣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模一渲一染皆不爽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真麓臺壯歲參以已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金剛杵義在百劫不壞也

士氣作家一絡麓臺司農有之蒼蒼莽莽六法無跡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盋故工力寖深法度周密時輩僅以寸縑尺楮爭勝至屏山巨幛尋丈計者石谷揮洒自如他人皆避舍矣

時有舉石谷畫問麓臺曰太熟舉二瞻畫問之曰太生張徵君瓜田服其定論僕以謂石谷之畫不可生生則無畫二瞻之畫不可熟熟則便惡

海內繪事家不爲石谷牢籠即爲麓臺械杻至款書絕肖故二家之後畫非無人如出一手耳獨邵村方氏獅峰沈氏梅壑查氏皆能自行自止可謂不因人熱者

惲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爲過之至於工細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落耶然二家具此天分不當隨人脚根

轉耳

畫梅自王會稽千花萬蕊一法傳習至今玉几山人陳撰別作一格發筆如玉箸篆疎英淡墨洒然自足莫謂此老惜墨如金正恐世人筆墨皆妄用之耳

清溪松圓風人半千年少尺木諸老寄意毫素不為法縛不為法脫教外別傳是為逸品

姜鶴澗一巨一壑有迂客之迂陳玉几半蕊疎花得逃禪之禪類皆不著色相自攄胸臆耳

寫生捨徐黃非所為法山水去蕭巨豈得為宗南沙涉

筆染素能不落南田之蹊逕東山揮灑經營能擺脫麓臺之坯墼稼軒主人於其閒復衍徐黃董巨之法而自作一家書法不二妙無盡義焉

僕學畫幾四十年而未得古人自然之妙因閱黃尊古王日初張墨岑沈凡民諸君畫知有苦心焉然力殫神疲則同其所造而未得古人棹臂遊行之爲樂也

畫有盡而意無盡故人各以意運法法亦妙有不同摹擬者假彼之意非我意之所造也如華新羅山水花鳥皆自寫其意造其法金冬心又以意爲畫文以飾之爲

一格皆出自己意造其妙

畫有可不款題者惟冬心畫不可無題新詞雋語妙有風裁行草隸書具入古法

執友中書畫如徐丈歡夫精意六書畫擅諸格入嘉隆之閒無愧色陳丈曙標人物仕女妍麗入神曾爲蕫追摹大父照神氣如生筆法不減曾鯨之妙許丈容如人物花鳥蔬果俱入古惟山水宗石谷長箋大幅氣勢過人故馮司寇景夏嘗曰同年子許某渊畫之第一手也汪丈㰚堂眞草書遠步松雪近繼停雲鍾丈壽民小楷

有太傅法山水格高韻古有元人之風
張浦山徵君畫師徐白洋能出於藍工古文著 國朝
畫徵錄評論繪事曲盡其筆友人朱君仲嘉謂其不及
備載欲補錄之惜不永年而其事未果嘗聞仲嘉曰士
之懷才不彰者多豈獨書畫即以畫士論山陰馮仙湜
續圖繪寶鑑評論多不識畫理然國初諸老出處約略
可稽未可沒其功也瀰伽居士畫徵錄論畫頗不爽惜
其所載未及詳備耳目所及爵里可知如嘉興之何趡
石門之許自宏徐王熊鍾仁蔣逕葉子健海鹽之徐令

平湖之高詹事士奇沈岸登沈玉山海寧之陳與錢塘之汪壽康壽松江之張司寇照虞山之徐眭安興之周復丹山之吳培休寧之徐棟藚皆傳賞藝林倘遺其名況地隔千里僻處蓬牖之士可勝計哉

畫仕女多無嫻靜之作時人康壽石舟氏所製明姿雅度綽約動人好寫閒情賦及謝芳姿團扇圖能見本意子凱之年及冠畫九歌亦妙嘉興王芬遠畫法焦博士秉正工緻周密能得其心印

仿南田畫世多專習其寫生安興周文生山水蕭倩蒼

潤咄咄逼人

高詹事精賞鑑家藏名蹟與退谷棠邨相埒書法名於時畫亦高妙會仿文待詔湘君湘夫人圖擬徐幼文枯木竹石皆能臻妙同里沈岸登黑蝶齋詞為朱竹垞檢討所稱畫亦有倪黃逸意雲閒張文敏得天亦以書法妙天下寫意竹石蔬花有白陽青藤之風

婁東見巨然畫用筆如粉條樹法類霖道人煙雲杳渺若點散如菽粒墨漉漉若欲滴者

徐丈勤夫家有墨畫應真像一卷云是禪月手跡時無

第二不輕示人乙亥人日過吹綠舫焚香頂禮始一展對畫法以渴筆皴擦鼻孔眉目或隆準大鼻或長頸高結或臞瘠若骷髏或臃腫若癭瘵或猙獰若猛獸或醜陋若老鬼或形同木石或心似死灰或衣木葉或衲水田或蹲岩踞樹或吐火吞針種種畫態極致要非人意所到相傳休公見之夢寐者自應別開生面

董思翁每以書法倣吳興獨於畫法遜讓之吳興山水時有蕭然物外之致見其竹石山鵲所謂石如飛帛竹如籀者筆法有之然後知古人未嘗漫然揚抑也

高尙書筆法皆嚴重巒頭樹頂用墨濃於上而淡於下爲獨造之格故望之峰巒插空林木離立形勢八面生動

趙吳興子彥敬畫特愛重之倪迂謂子久不能夢見房山僕五見其手筆惟二中幅爲最一款至正丙子爲子信學士作者樹爲介字點山用米家法一似梅道人畫密而有淵靜之趣爲過之

房山法自米氏其所不及者處處用意米老筆下便有渾然天成之妙然二米後筆力宏肆實無出其右者

韓晉公五牛卷五尺許麻紙堅密可愛卷首作老黃牯齕草蔓一蒼色者正向作鳴狀一雜色者礪角狀一白雜蒼色者背立狀最後一純黃色者以紅絡首蓋用陶宏景意也筆法如解索皴極圓勁骨骼轉折磈磥阜起神氣赫然後坿興二跋前作精楷如黃庭經後跋行書皆載於書畫譜

米老設色絹幅起手作樹一叢墨氣濃淡爽朗隔沙作淡墨遠林山腰映帶雲氣蒸上雲罅濃墨漬之林杪露高屋餘屋皆依山附水隱見爲之近山墨尤濃渾淪壯

偉遠山幾曡參差起伏赭抹山骨合綠襯樹及皴點處額上宋思陵行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御書瓠印左傍下有米芾之印元章印贉首董思白行書雲起樓圖左右邊緣跋曰元章爲畫學博士時所進御元章狀所謂珍圖名畫須取裁聖鑑者也後有朱象先印此吾鄉司承好古具眼米畫以此爲甲觀又張君芑堂氏出所藏紙本小幅展卷首便見大行書芾㟃江還舟次海應寺圖詳老友過談舟閒無事且索其畫遂率爾草筆爲之不在工拙論也三十六字墨氣奕奕畫之蒼莽老筆實

是其書溢而爲妙也

王叔明紙本中幅筆極老致起手鼠足點樹中插一仰枝松踈落荒率若不經意隔水兩峯破綱皴法淋漓墨瀋意仿巨然掩其款書幾無可辨自題行書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畫于京師龍河方丈左邊董思白跋云余見山樵畫多矣無不規摹古人遂作掩抑古人者雲林所謂五百年來無此君不虛也然諸格中以仿巨然爲最此幅仿巨然又叔明平生第一得意筆得此諸叔明畫可廢矣

雲林樂圃林居圖六幀有疎有密不祗一格筆墨濃淡俱入妙自是君身有仙骨也題云余來城郭暑氣甚熾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淸池觀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忽巳淹留久如閒成此詩小冊呈甘白以寓笑樂耳觀此冊乃知雲林八面變化以一樹一石爲雲林者尙在門外也

友人朱君仲嘉精于鑑別古今書畫家掌故出處言之井然雖名不著者無不知其爵里又人所不易也柘湖高氏仲嘉戚鄙先世名收藏僕介仲嘉得觀之仲嘉名鴻猷

董元溪山高隱合絹幅下作老樹六七株似檜柏榦卻
爲小渾點葉一坡迤邐至隔岸石壁俯溪溪坳架草閣
一人憑欄凝望平沙遠岫蒼茫隱見皴作麻皮雜解索
法筆力圓穩墨氣深厚眞有元氣淋漓之觀上有金章
宗明昌御覽巨印
唐張萱漢宮圖筆極工細綿密臺殿房廊曲折滿幅界
畫精巧洵若鬼工圖中仕女燃燈熏籠合樂疊衣歌舞
之類曲盡其態衣褶作遊絲紋設色古雅此畫自來傳
重汪氏珊瑚網卞氏畫考皆載入畫雖雕繢滿眼而無

院體習氣是唐人高一籌處

營丘雪峯積雪小絹本筆極細密林巒屋宇皆用焦墨畫如屈鐵絲空處淡墨籠染積雪凝寒對之令人起粟又大幅雪圖筆蹤較麤圓神氣磊落上隔水有董思翁題

郭熙山水兩巨幅用筆酣嬉淋漓一如行草書法一墨本一設淺絳一有董思白題識

水墨阿羅漢一卷絹質如布用筆樸古人物衣褶類贊石法松石位置別有奇趣卷首青色箋李濱之題爲龍

眠居士作畫無款名又蓮社圖絹本中幅人物工緻筆法高古佈景設色並皆精妙上有宋思陵題李公麟蓮社圖六字御書長印下隔水有文衡山書蓮社圖記

劉松年沈李浮瓜圖筆力古勁設色厚重松陰蔽虧水屋閒敞幽人坐對童子剖爪薦李一段意趣能移人情

宋祕監何澄畫淵明歸去來辭長卷筆法清瘦如篆隸衣作纔鐵綫紋信筆爲之有風起水湧之妙陶公小像不一態大都鬚眉灑落有不爲五斗米折腰氣色後有張疇齋書歸去來兮賦神似北海吳興道園丹丘諸人

題跋

牧羊樵子爲李希古畫初看似戴文進細視文進不能到其古奥石樹沙水行筆頓折力出畫外惟樵子及羝羖一羣極工細皮毛以赭墨粉筆鉤作旋螺紋瑟瑟欲動

周昉玩花仕女畫極拙實古雅又唐人花下調鸚大仕女位置特奇丹杏海棠梨花周匝無罅花叢二女郎並坐湖石一袖擎鸚鵡一手捉紅豆飼鸚石後雙鬟作顧盼狀長領窄袖唐時妝束設色豔冶動人又松雪倦繡

圖仕女作欠伸狀豐容盛鬋畫法全仿周昉湖石辛夷點景妍妙上多元人題惜縑素將敗裂矣

叔明淺設色絹幅煙雲出沒林壑幽邃神似巨然妙境

又溪山高逸圖深松長林道士策筇其間覺謖然清吹拂人眉宇此幅作卷雲皴

黃鶴山人墨竹紙質如牛皮墨氣如髹漆竹三竿葉一勻作介字別具風趣款篆淩雲高節行書黃鶴山樵叟畫上有元王元文金方泉張行素諸人詩文趙善長過牆竹一枝數葉筆力銛利墨氣阜積楮上有竹泉石田

二詩此畫載六硯齋筆記

徐幼文竹石渴筆為之乃墨君之別支也上題云欲暝投僧舍風將雨忽來愁腸與詩思多分竹聲催高啟與幼文晚過南禪寺侄上人留宿風雨驟至竹聲搖戛深感於懷而幼文寫竹賦詩啟不能無言故詩以識之風雨南禪寺那堪聞竹聲燈前同酒客俱有感懷情

易元吉猴猫圖乃北平孫氏舊物卷僅三尺許絹本筆力細緻設色妍麗院體也上有宋佑陵書易元吉猴猫圖御書印松雪跋云二狸奴方雛一為孫供奉擒挾一

爲怖畏之態畫手能狀物之情如是上有祐陵舊題藏者其珍襲之小行書結體用筆似李北海退谷一跋亦以吳興重之

管仲姬墨竹一卷皆作風篁腕力遒甚筆勢飛翻若颯然有聲出自卷末款作行書騰趠有法大似魏公董香光云仲姬書畫筆勢如公孫氏劒器突過吳興不類閨閣本色非過譽也

鮑子以文出示明石齋黃公畫松長卷筆墨簡遠殊出人意松凡天壇峨嵋岱華嵩少之品每畫一段以小楷

識之歟書壬申十月二十九日集諸髯朋爲壽公是年四十也畫復自跋有今川嶽有靈鳥鹿俱倒僕與松當留數尺得支撐無害也之語公書法鍾太傅世賞畫之畫實罕覯今得展觀亦幸矣

山靜居畫論下

山靜居畫論後敘

山靜居畫論石門蘭士方君作也曩余側聞鐵生奚君談畫不可一世獨傾倒於君稱道不置口顧余未從君游得君畫僅從奚君冬花盦中展諸手蹟想見君神閒意暇伸紙濡墨時也丁巳冬月君來錢唐與余同寓金氏園掃葉烹茶賦詩對酒君謬引余爲知己數爲余作畫繁不重簡不略厚在神秀在骨高曠之氣突過時輩余親見君之磅礴而究未知君之造詣何以臻此也君曰子欲探討其微必先根柢乎古因出所著畫論一編

按余讀之其論山水樹石花鳥人物運筆設色之淵源片縑巨障之格局無不見之筆端而形之腕底其論荊關董巨而下某某造就何至某某宗派何出評騭一二語畢露毛髮其論所見累朝名跡題甲署乙鉤元抉輿鑒審尤各精當然後知君之鉤勒點拂水暈墨章筆下所到即意中所言取裁于古有獨深者觀君畫論之精奚君推重益徵不謬而尤幸余能從君遊得君畫且目誦君著作與旨微意昭然若揭其有功後學不少以視董思白之畫禪室隨筆李竹懶之六研齋筆記笪江上

之書徒畫筌不是過也余性嗜畫每見古人心畫所寄未嘗不穆然想望特胸無卓識不能考斷以通其微指陳以辨其實安得此寫生之筆以寫之今序君論余滋媿矣

嘉慶戊午立秋前三日錢唐陳希濂書於石蘿菴